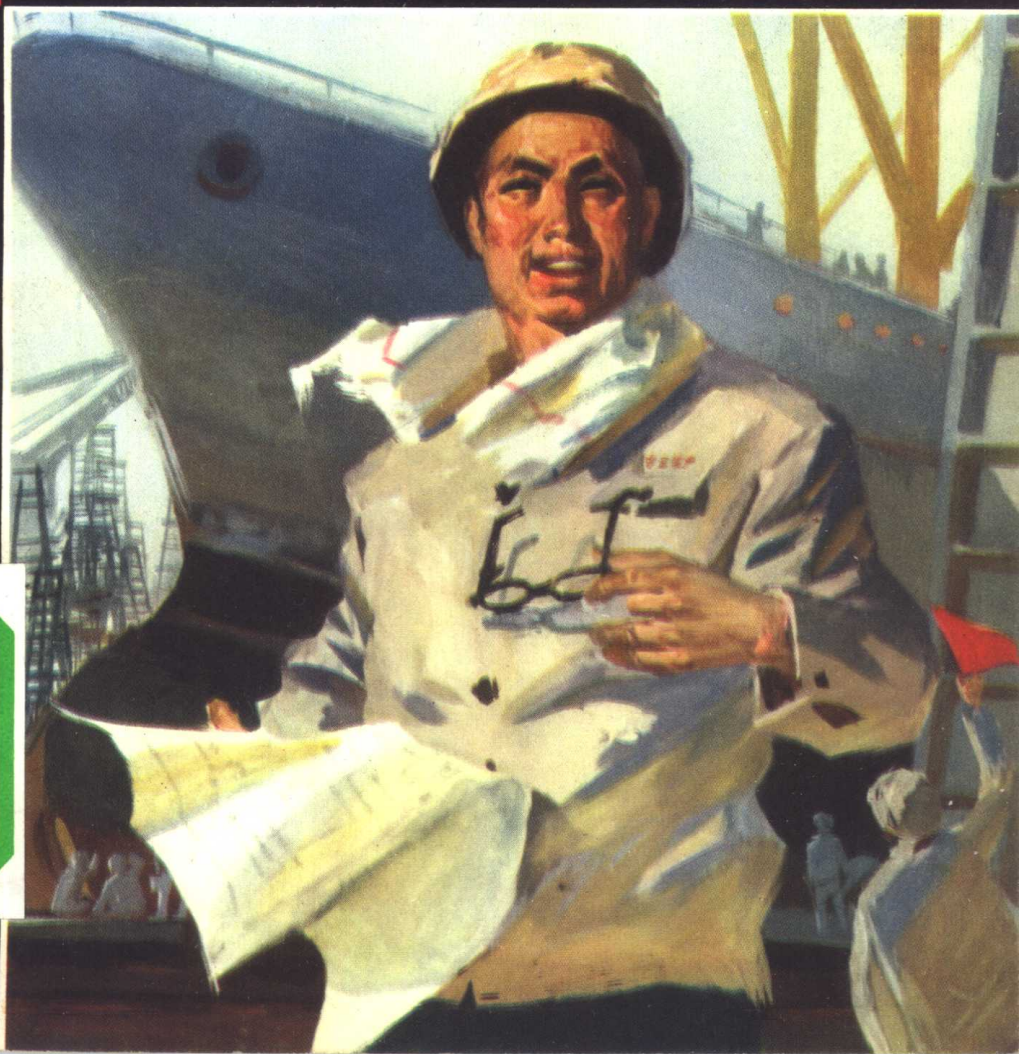


奴隶双手谱新曲



奴隶双手谱新曲

——上海工人家史选(一)

上海市工代会宣传组选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奴隶双手谱新曲

——上海工人家史选(一)

上海市工代会宣传组选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375 字数 57,000

1973年4月第1版 197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00

统一书号: 10171·188 定价: 0.20 元

毛主席语录

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

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编 者 的 话

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列车，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风驰电掣，奔腾向前，已经走过了整整二十三年的路程。当初出世的婴儿，今日已成为各条战线的生力军，而飞驰前进的社会主义列车，早已将自己的起点站远远抛在后面。

但是，伟大的革命导师们总是教导我们，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对无产阶级的背叛。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有比较才能鉴别。”“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

光明、美好的新中国，是无数革命先辈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经过浴血奋战，从黑暗、苦难的旧中国变革而来的。只有深切了解过去，才能真正懂得今天。身受三座大山压迫的中国工人阶级，从自己亲身经历的变化中，最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他们的历史，对今天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青年一代来说，就是一部最宝贵，最生动的阶级教育、路线教育的好教材。它使我们懂得如何珍惜革命的胜利果实，应该怎样保卫和建设得来不易的社会主义江山。

这就是我们编辑这本《上海工人家史选》的目的。

收编在这本小册子里的四篇文章，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工人阶级在旧社会遭受的剥削和压迫，体现了工人阶级在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下政治地位的根本变化。因此，它们不仅仅是几个个人的历史，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阶级的历史。

老工人黄有民，十岁就开始在码头上捡煤渣，当“小野鸡工”，他在旧社会的码头上整整干了二十三年。为了拿到一张进码头的工票，他几乎天天得在浦江两岸一百多个大小码头上东奔西闯，把汗水和热泪洒进滔滔的江潮（《血泪浦江潮》）。韩金妹是个已有近三十年工龄的纺织工人。阶级仇，民族恨，童年时代就在她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为了生活，她小小年纪，不得不用自己的生命去代替有钱人打“防疫针”；为了生活，她不能不五次投进那地狱般的“湖丝栈”。这些，对于今天的青年一代来说，也许是很难想象很难理解的。但是，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象韩金妹那样成年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的劳动人民，又何止千万啊！在万恶的旧社会，生产资料集中在剥削阶级手里，而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成年地卖命，却只能过着饥寒交迫的被剥削生活（《满腔悲愤忆旧年》）。包耀根师傅的一双劳动大手，是多么能干、多么灵巧啊！它能叫几层楼房那样高大的“万匹机”隆隆欢唱，带动着万吨巨轮遨游四海。劳动群众是人类世界的创造者，伟大的工人阶级，是我们社会的中坚，国家的栋梁。可是，在那“乾坤颠倒”的旧世界里，他却只能漂泊四海，走投无路，到处都没法为自己一双能干的手找到一个主顾（《奴隶双手谱新曲》）。寿奎富同志原来是个放牛娃，长年累月地过着奴隶般的生活。解放后，在党的教育和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下，认识到工人阶

级的历史使命，发愤为革命学习，立志为工人阶级占领文化科技阵地而奋斗不息。他的动人经历，将激励我们每一个革命青年去为革命攀登文化科学的高峰。在今天，它对我们是有着更为直接的现实意义的（《从放牛娃到工程师》）。四位老师的经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压迫阶级不愿做奴隶，起来反抗、斗争的革命精神，表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本质。

上海，是我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老一代工人阶级丰富的斗争生活，是我们进行阶级教育和路线教育的一份十分宝贵的政治教材。现在，《上海工人家史选》第一集在各级领导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终于同大家见面了。这里，我们谨向曾给我们以支持的有关单位和各方面的同志们致以衷心的感谢。但是，这项工作现在还只开了个头，第二、第三集还将陆续编下去。希望各方面的有关领导和广大革命群众继续给予我们大力支持，在党的领导下，共同搞好这项工作。

现在出版的这本小册子，肯定还有不少缺点，希望各条战线上的同志们给我们批评指正，以便使以后的几册编得更好些。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

目 录

编者的话

满腔悲愤忆旧年

- 上海第一棉纺织厂老工人韩金妹讲家史 1

奴隶双手谱新曲

- 上海船厂老工人包耀根的家史 21

血泪浦江潮

- 上海港第七装卸区老工人黄有民讲家史 45

从放牛娃到工程师

- 上海机床厂老工人寿奎富的家史 71

满腔悲愤忆旧年

——上海第一棉纺织厂老工人韩金妹讲家史

每天去上班，总可以看到天真活泼的红小兵们背着书包上学去；跨进厂门，又可以听到厂幼儿园里传出的妈妈与孩子喊“再见！”的声音。每当这个时候，我的心情就格外激动。我羡慕孩子们，他们的童年生活多么幸福啊！

提起我的童年，真有满腔的悲愤！我今年虽然只有四十五岁，但有一半岁月是在旧社会度过的。旧社会，那是我们劳动人民的活地狱，处处是陷阱，步步是火坑，哪里有穷人的生路？那时候豺狼当道、恶魔横行，帝国主义和地主、资本家在我们劳动人民的白骨堆上建造起了他们的天堂，花天酒地，荒淫无耻；而劳动人民却过着悲惨的生活！我们一家，成年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到上海解放的时候，一家人只剩下我和哥哥两个人。旧社会，我们劳动人民哪一家没有一本血泪史！我不过是千千万万穷孩子当中的一个。

逃 难 又 遭 难

我的老家在苏北。听妈妈说，我出生不久，家乡就闹了大灾荒，田里收不回一粒粮，地主却象个索命鬼似的，天天上门催租逼债。天灾人祸，逼得我们实在没法生活下去，爸爸只好

在一个深夜拖着一家老小离开家乡逃荒躲债去。一路上靠要饭度日，历尽艰辛才来到上海。在闸北贫民窟里搭个“滚地龙”住了下来。

上海滩高楼大厦能遮天，商店酒楼数不清，穷人却找不到一口饭吃。爸爸给人家东打一天零工，西做两天小生意；妈妈整天给人家缝缝洗洗；我们几个孩子一年到头赤着脚光着背在外面拾垃圾。就这样，一家人还是挨饿受冻的。

爸爸由于常年忧愁劳累，终于一病不起。我九岁那一年，他抛下我们孤儿寡妇含恨死去。爸爸死后，家境更加困难了，常常一连几天也揭不开锅。妈妈日夜劳累，加上爸爸病死的打击，也得了心疼病。

那个年月，灾难象六月的冰雹朝我们打来。就在爸爸死后不久，上海爆发了“八·一三”战争。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狂轰滥炸，把闸北一带变成了一片火海。拥挤不堪的棚户区，顿时乱成一片：大哭小喊，呼儿唤女，人们在火光中四处逃难。有钱的人早就搬到英租界或法租界里去了。穷苦人往哪里逃呢？在通向英租界的每一个桥头上，都站着端刺刀的英国军警，不让逃难的穷人过桥。我死死拉住妈妈的衣襟，妈妈手里抱着未满四岁的小弟弟。哥哥扶着年迈的奶奶，随着混乱的人群盲目地跑着。一路上，处处是撕裂人心的哭喊声和惨叫声。这样整整折腾了一夜，第二天上午，才知道我们已经来到英国租界。但是奶奶和哥哥不见了。听说夜里冲进租界的时候，不少人被英国军警推到苏州河里去淹死了。我们心里很不安，不知道奶奶和哥哥是不是也被害了，可是也没办法打听。所以我们母子三人只好露宿街头，讨饭度日。

后来，我们被赶进了“难民所”。





难民所，难民所，
一日两餐不饱肚，
活的进来死的出，
人间地狱无尽头。

我们住的难民所，就在现在的新闸路小菜场那里。一、二千人横七竖八地挤在那又湿又冷的水泥地上，吃、住、拉都在里面。夜里，挤得连脚也插不下。吃的是一日两餐菜皮稀粥汤，而且每人只能分到一勺子。由于条件十分恶劣，所以难民所里传染病经常流行。每次瘟疫总要夺去一大批穷人的性命。侥幸活下来的，只要有一点生路的，谁也不愿意呆在那人间地狱里活受罪。因此不到半年时间，这里的人就少了一大半，留下的都是象我们这样不能劳动的老人和小孩。

难民所的生活越来越苦，常常一天只供应一餐稀粥汤，整天连热水也喝不到。妈妈病着，我只好领着弟弟出去讨饭、拾垃圾。弟弟虽然只有四岁，却很懂事。平时我们在外面搞到一点吃的，总是先带给妈妈吃，弟弟从来不哭不闹，有时实在饿急了，才拉着我的手叫着：“姐姐，我要喝水。”于是，我就领着他到难民所对面的老虎灶上去要点开水给他。有时在外面搞到一点冷饭什么的，难民所没有炉子也没开水，我们也只好到老虎灶上去要点水泡一泡吃。日子长了，和老虎灶上的人也就搞熟了。

有一天，老虎灶上的伙计对我说：“小姑娘，朱老板没有儿子，看中了你弟弟，要你妈把你弟弟卖给他做儿子。”

起先我还以为他跟我开玩笑，所以只是笑着不回答。这时候，那个肥头胖耳的朱老板手里捧着茶壶从里面走出来了，他皮笑肉不笑地对我说：“不跟你开玩笑，回去跟你妈讲一声，

我不会亏待你们的。”

我见他当了真，忙摇头说：“不，我们不卖，妈妈不肯的。”

老板的两条倒挂眉皱成疙瘩说：“真不识相，我可怜这孩子，跟你们这样混下去迟早要饿死的。给他找条生路不好吗？快去跟你妈讲，你妈不会不肯的。”说完，他又从口袋里摸出一只“角子”递给弟弟：“叫姐姐带你去吃碗阳春面。”

弟弟不肯接他的“角子”，躲到我背后，拉着我的衣裳，一个劲地催着：“姐姐，回去，回去……”

老板突然发出一阵奸笑露出两颗大金牙说：“小赤佬，我是你爸爸，怎么老子也不认啦！”

我气极了，真想骂他几句。可是又怕以后要不到开水，所以只好一声不响地搀着弟弟离开了那里。

回到难民所，我把这事告诉妈妈。妈妈听了把弟弟紧紧搂在怀里，气愤地对我说：“瞎了眼的狗东西，真狠毒！咱们以后不要再去向他讨开水了，穷要穷得有志气！咱们再穷也不能把小弟弟卖掉！”我会意地点点头。

那以后，很长时间我都没到老虎灶去讨开水了。有一次，我在外面拾垃圾卖了几个钱，买了两只又冷又硬的米饭饼带回去。因为妈妈有病，我就把两只饼放在小铁罐里，想弄点开水来泡一泡给她吃。可是难民所里找不到开水，因此我只好又上老虎灶去讨。小弟弟一天都没出去了，这时他吵着要跟我出去。为了让妈妈能安稳休息一会，我就带他出去了。

我本来想上别的老虎灶去，可是路过朱老板的老虎灶，给那个伙计看到了，他对我招招手说：“来来来，怎么好久没来啦？你弟弟的事问过你妈了吗？朱老板可催问过我好几次啦。”

我说：“问过了，我们不卖！”

“唉，这也难怪，亲骨肉，谁舍得呀！”那伙计又低声对我说：“不过，你以后可别来这里要开水啦……”

话还没说完，那个老板象个鬼魂似的从里面走了出来。一见我就大声问道：“怎么样？今天就把小家伙留在这里吧。我出五斗米！”

我忙说：“我们就这个弟弟，死也不能卖。”

“你再去对你妈说，看你们可怜，我出一担米，不卖也要卖！”

“妈妈说了，钱再多我们也不卖！”

朱老板把脸一变，瞪着恶煞似的眼珠吼叫起来：“不卖，今天就别想走！我开老虎灶是让人白喝水的吗？”

我一时呆呆地站着不知怎么对付他才好。小弟弟这时躲在我的背后，偷偷地看着那胖得象狗熊似的朱老板，一边拉着我说：“姐姐，走，走……”

我拎起铁罐要走，那流氓成性的朱老板用水勺猛一记把我的铁罐打翻，两只饼滚到木架子下面的炉灰膛里去了。可爱的小弟弟连忙钻到木架子下面去拾。就在这时，那残忍的朱老板舀起一木桶滚水，“哗”的一下向木架子上泼去。只听到小弟弟发出一声惨叫，扑倒在炉门前的煤渣堆上了。我万万没想到这个野兽会下这样的毒手，眼前一阵发黑，差一点昏倒过去。我用全身的力气，把弟弟从炉灰膛里抱上来。可怜的小弟弟被烫得浑身是泡，两只眼睛顿时肿得象大核桃一样。我心里又急又恨，恨不得把贼老板一口咬死。我一头向老板撞去，想跟他拚！

“滚！臭要饭的！”黑心的朱老板一记耳光打得我眼前直

冒金星，跌倒在地。我挣扎着爬起来，还想同他拚，给伙计拉开了。我只好抱起浑身湿透的弟弟，哭着回难民所去。

妈妈看到这个惨景，哭得昏了过去。周围的大伯大娘们都来帮着把弟弟身上的湿衣服剥下来。看着这样的惨状，没有一个不气愤的。妈妈象发疯似的几次挣扎着要去同那贼老板算账，都被大娘们拦住了。因为那姓朱的是那一带有名的恶霸流氓，同当地的巡捕房都有勾结。我们这孤儿寡妇的，到哪里去和他评理呀！

这以后，弟弟成天发高烧，身上的烫伤也化了脓。母亲拿不出半文钱为他医治，只好日夜守在他身旁。不久，可爱的小弟弟悲惨地死去了。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只短短的四年，就被万恶的旧社会吞噬了！弟弟被害死，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刻下了仇恨的烙印。

不久，我们意外地得到了不幸的消息：奶奶在另一个难民所里病死了……

不到半年时间，我们家就死了三个人，旧社会到处妖魔横行，豺狼当道，穷人到哪里也逃不了灾难！

童 工 的 血 泪 仇

弟弟死后，我们就离开了难民所。在一位穷乡亲的帮助下，在沪西一个棚户区内住了下来。母女俩还是靠拾荒为生。可是拾荒的穷人越来越多，我们常常一天也挣不到两只大饼钱，只好饿着肚子挨过一天又一天。

我十岁那一年，左右邻居见我们实在没法活下去了，就想方设法把我们母女俩介绍到玉佛寺附近一家“潮丝栈”（缫丝

厂)去做工。妈妈去拣茧子,我当童工学打盆。

总算找到了一条生路,我和妈都非常高兴。可是一进厂,幻想马上就破灭了。

这个厂规模不大。一排矮平房里摆着十几台老式机器。靠墙边摆着一只只锅子,锅里滚开的水冒着雾气,整个车间雾腾腾的。几十个和我一样衣衫褴褛的小姑娘,伸着两只手在滚开的锅里捞着茧丝头。又瘦又黄的脸上挂满了水珠,分不出是汗水还是泪水。

进厂第一天,“拿摩温”就叫我和那些小姐妹一起“打盆”:把茧子放在沸水里煮,等茧子煮胖了,就用手伸进泛着气泡的开水里,把一只只茧子上的丝头找出来,然后交给车上的工人去抽丝。我长得矮小,只好在脚下垫一只木箱子干活。茧子在锅里“咕咕”地翻腾着,十个指头伸下去捞茧子的时候,烫得我眼泪直流,可是一刻也不能停。如果慢了,跟不上下一道工序,被工头看到了就要挨打。有时还用开水往我们身上泼。干着干着,我老是想被烫死的弟弟,我总觉得灾难也要落到自己头上来了。

一天劳动十几个小时,闷热的蒸气叫人透不过气。三、四天干下来,我就累得直想躺下来。十个手指头肿得就象煮熟了的胡萝卜,夜里痛得觉也睡不着。每天一看到那黑洞洞的厂门,我就觉得它好象是一张老虎嘴,要把我一口吞下去似的。

有一次,我发了高烧,走起路来好象腾云驾雾一样,天旋地转。为了生活,我只好瞒着妈妈去上班。可是站在滚烫的锅子旁边,我控制不住自己,一直是昏昏沉沉的,结果把一锅茧子煮烂了。正好碰到那个肥猪似的老板娘来车间巡查,她一看,不问青红皂白,打了我两记耳光。一面打,一面嘴里还